

怀念蓝鸿文三则

永远的怀念

□范东升

“文革”之后恢复高考，1978年我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从那时起，在我的心目中，蓝鸿文教授就是最令人敬佩的老师之一。

实际上，我报考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借助学习的机会，深入了解我父亲范长江先生上世纪30年代的新闻生涯。在北大读书期间，我曾协助母亲沈谱大量搜集了父亲各个时期的新闻作品，编辑出版了《范长江新闻文集》。而蓝鸿文老师一直潜心于新闻采访学和名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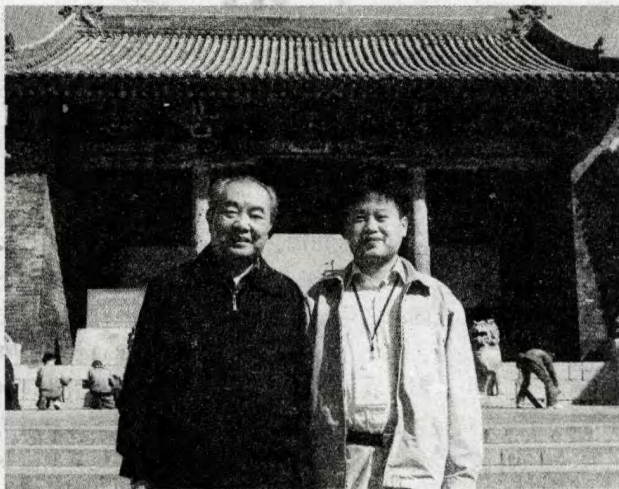
者研究，更殚精竭虑从事对我父亲记者生涯的研究，直至晚年仍笔耕不辍。

蓝老师自80年代初以来开展范长江研究并讲授相关课程，我作为蓝鸿文教授的学生而在学习深深获益，同时强烈感受到蓝老师对我父亲范长江先生的一种特殊的深厚感情。多年来他对我始终十分关心，多有鼓励和指点，他的治学精神将成为我永远的榜样。

（作者系广东汕头长江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范长江之子）

10月12日中午，82岁的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蓝鸿文老先生走了。当天我在新华社总社参加“新华社80年历程回顾与思考”学术研讨会。两天后，本人才从人大新闻学院的网站上获悉这一噩耗，又闻蓝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定于16日上午在八宝山公墓竹厅举行，悔不该早早地买了15日晚上回武汉的火车票，不然我会到八宝山送蓝先生最后一程。

感谢河北日报报业集团操办的太行山新闻论坛，让笔者有幸结识了这位前辈。我俩第一次见面是在2005年10月，地点为山西长治、第二届太行山新闻论坛上。论年岁，蓝老乃俺的爷爷辈，但我们共同语言甚多，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也许是因为两人的经历差不多，都是先做记者，尔后从事新闻采访写作与中外名记者的教学与研究。老先生关切地问我：你们学校什么时候办的新闻专业，在校生有多少？我响亮地回答，我校1999年开办新闻专业，现有学生500多人。蓝教授连声称好，说新闻事业大发展，新闻教育大繁荣，你们的生源不错，发展前景光明。很自然地我们聊到了第二个话题，教师如何治学？



蓝先生（左）生前与笔者的合影

老先生给我指了条道，不妨找个小切口，不要指望一开始就写出一本书来。蓝教授突然一脸严肃地指出，最近有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两人合写的《新闻采访学》，几万字的内容全是抄袭剽窃他人的劳动成果，这样很不好！

整一年后，第三届太行山新闻论坛在河南安阳举行，我们又见面了。这次蓝教授带上了他的老伴儿周凤文。论坛的主办方安排了不少景点供与会代表游览，我们是走一路谈一

追忆和蓝鸿文教授

三面之缘

□邓涛

在接连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一有闲暇就拨打北京××××2687这个电话，我是多么想听到电话那头传来我所熟悉的声音啊，这个声音洪亮、慈祥、率真、慢条斯理又不拿捏、造作，既不失儒雅又没有学究气。这个声音是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离退休教授蓝鸿文的声音。

但我一次次失败了，一次次的忙音使我拨打一次愁怅一次，失落一次，明知道是听不到那个声音了，我实际上是希望能听到蓝老师夫人的声音或者能听到蓝老家中的任何一个亲人，哪怕是保姆的声音。忙音复忙音，使我产生了好多猜想，或许蓝老师的夫人回了四川隆昌——那是蓝老师的故乡。诗曰：“维桑维梓，必恭敬止”；或许，是哪位学子携蓝老夫人去他（她）那里散心？或许，蓝夫人随女儿女婿去了日本岛国？如果真去了东瀛，那她还有归期吗？唯一的牵挂驾鹤天国，唯二的牵挂就是这个独生女了。猜来猜去，我忽然想到蓝老师生前是从事新闻教学的，是研究和著述《采访学》的开山鼻祖。屈指数来，他到天国已近两个月了，他的灵魂栖所一定又门庭若市了，他又在天国开讲他的新闻理论了，鉴于他的优秀，就是他想闭门谢客天国里的新闻学子也不答应他，国王或新闻高官更不会批准他。他在家里的家里一定摆满了书橱，一定又申报了课题，在茶几或写字台的任何一个角边，一定又安装了电话。那么，现在是夜十二点了，夜深人静，我想再拨一次××××2687，前边加上天国的区号，给蓝老师说几句话：

我听说你辞世的消息是11月份，那是我去北京组稿时听说的，也是你生前的好朋友王传福告诉我的，他也是从报纸上得到的消息。像这么好的朋友，这么深的友情，你走前都不通知一声未免太绝情了吧。

打给天国蓝老师的电话

□ 郝斌生

映衬着本刊前行。

忙音复忙音，

2687 谁接听？

或许又去了图书馆，

或许正在课堂上……

出门前灌一瓶白开水，

手提袋装满讲义和教程，

收下嫦娥写消息，

手把吴刚报新闻。

（作者系本刊总编辑）

路，越说越投机。不知怎么地说到名记者范长江的研究上，蓝先生说会上自己要详细讲同学生尹韵公在范长江研究中的争论。结果，在安钢宾馆的学术报告厅，他一口气讲了3个多小时关于自己与尹韵公在范长江去西北采访“两个目的”问题上争论的由来。

2010年11月5日，我应邀赴京祝贺人大新闻55周年院庆，提前一天到了北京，给蓝老师家打了一个电话，希望写写先生的学术生涯，蓝教

授在电话中表示，说没有什么好写的，只是生命不息，思考不止，笔耕不辍罢了，咱们明天在院庆的会场上见。第二天，也就是11月6日，在人大气派的世纪馆，早9点整，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北大教授程曼丽将本人带至端坐在休息室的蓝老面前，只见他立马起身站立，全身笔直地站立着，以示对我这个晚辈的尊重，叫人好不感动！上午9时30分，蓝鸿文教授与方汉奇教授等著名学者一起手捧学生们敬献的花束，明星般地依

蓝老，我们相识在太行山上，你是中国太行山新闻论坛的中坚人物，你在山西黎城黄崖洞、河南林县红旗渠的主题发言和讲座，我们都记忆犹新，后来在河北西柏坡和山西五台山上的论坛中你没有出现，你和我们都感到遗憾，你的癌症如果换成是太行和王屋两座高山，我们也发誓要先挖掉它，再召开会议，只为你能够莅临。

蓝老，你是《采写编》杂志的顾问，七八年来，你是顾上了也问，顾不上还问，你把杂志挂在心上，可我们对你却很不够尊敬，一是刊物没有固定按时邮寄给你，每次都是你来电催要，二是对你发在本刊的稿件，没有支付丰厚的稿酬。我作为本刊总编，尽管能找出人手少，经费缺等几百个理由。但无论如何也愧疚在心，但你的谅解和一如既往的支持又和别的学究判若两人。越是对比越是增添对你的爱戴和尊敬。

蓝老，您在化疗养病期间我去看您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您生命不息著作不止的精神使我受益终生，我为能有这样的师长和朋友而高兴和自豪。从今年的最后一期，你的名字就从我们的顾问行列里消失了，但你的音容笑貌，你的思想火花，你的精神烛光永远

次步入会场，在主席台最显著的位置落座，成为全场的焦点。

现在蓝先生在我心中，变成了一盏灯。每当想起这位治学严谨，勤奋敬业，成果丰硕，德高望重的老学者时，我就会翻看 he 钟爱的大作、人大版的《新闻采访学》教材，这本发行了50余万册、滋养了几代新闻记者的精品书。

（作者系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新闻系副教授）